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49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南京总统府	1
国旗的制定	1
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金门之战	6
亚洲红色第一骑	20
“驱汉事件”与西藏和平解放	22
蒋介石“三战败北”	54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67
全国大进军	69
蒋介石“下野”与“蒋李之争”	73
美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	92
开国大典	104
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114
小资料	116
世界部分	117
世纪回眸	117
日内瓦公约签署	117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174
苏联于 1949 年研制成功了原子弹	177
汤川秀树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179
约翰·博伊德·奥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181
小资料	181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南京总统府

1949年4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巢穴——南京，挂在伪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落在了地下。同时，一个象征新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标志——国旗，正在党和革命人民的心底开始描绘。

国旗的制定

1949年的6月15日，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正式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工作中，就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

这个小组的成员有十六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

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7月14日到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许多人在工余时间，摊开稿纸，开始了设计工作。他们精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寄到了北京。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作为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以倾注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意。

有一位当年曾冲杀在战场上的战士，在一篇文章里详尽记叙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怎样在阵地、在战壕里讨论应征国旗图案的情景：

“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这三幅图样（应征国旗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战士无比兴奋他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像。’不少老战士还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憧憬着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在国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注视着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令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知道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倾注了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出一幅幅国旗图案，从美洲、印尼、马来亚、朝鲜……飞向祖国北京。在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其中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二十三幅。

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祖国新政权的意愿。

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参加选阅的同志，提出评选国旗应注意的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色（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上述三点要求的，大约有四类：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以二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旗面为红色或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红色或黄色五角星。在评选中，著名戏剧家田汉拿起五星红旗图案草稿说：“依我看，这个设计是不错的。”多数人也觉得这个设计美丽大方，而且寓意也好。评选委员会从来稿中精选出三十八种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9月25日晚，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拿着五星红旗的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代表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9月26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三百二十三号设计方案（即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第32号草图）为当选图案。在这之前的五星红旗图案，大星中还有镰刀、斧头。决议通过之前，国旗、国徽审查组对这一设计方案作了局部修改，并对国旗图案的意义作了统一说明。

9月27日，周恩来同志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四个决议草案，请出席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进行表决。决议草案中，有关国旗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上述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是的，美丽的国旗，庄严的国旗，一星居中，众星闪闪，普照大地；使人一望，便有人民团结，国家昌盛，革命胜利自豪感和亲切感。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五星红旗是团结的、革命的、胜利的旗帜，是人民的旗帜。它代表着我们伟大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它自由地飘扬在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上，鼓舞着我国人民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而进行英勇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盛会。

大会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还确定五星红旗为新中国的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把北平改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会议还一致决议，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表示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规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还规定了建设新中国的总政策和总原则。《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表示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毛泽东主席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庆典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接着举行阅兵仪式，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晚间，首都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随后，全国各地也都兴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金门之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刻，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总人数仍有200多万人，分为7个主力集团，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台湾及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国民党最主要的战略基地。国民党海空军的200多艘舰艇和300余架作战飞机也部署于此。

早在1949年5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总攻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就指示三野总部：“解放上海之后即可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所以，我10兵团在解放了上海之后，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作短暂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一时间，东南沿海成了整个世界为之关注的热点。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中央军委尚未将解放台湾问题纳入行动计划。南京城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根据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现实，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中央军委研究后认为，解放台湾，

首先需要解决二大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认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军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仍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至八月，同时购买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了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计划：通过向苏联人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一年内建成一支较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拥有300-500架作战飞机的人民空军部队。这一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解放台湾前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为此，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将其属下的15个军、60多万人的4个兵团进行了战略划分：将第24军调往山东攻击由美军和国民党联合驻守的青岛；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最强的主力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以后的渡海攻台；第10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我10兵团向福建沿海挺进后，捷报频传：8月17日，解放福州，歼灭国民党2个军9个师共3万9千人。福州解放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逃到闽江口的马祖岛据守。

9月中旬，我10兵团28军，几乎未经激烈战斗，就轻松地解放了福建沿海最大的岛屿平潭岛以及大、小练岛、南日岛、湄州岛，歼灭守岛国民党部队9000余人。

10月15日，我10兵团开始渡海攻击厦门，经过两

天两夜浴血奋战，于10月17日上午9时，全歼了国民党厦门的守军27000余人，为我军渡海作战写下了成功的第一页。

厦门大捷对10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10兵团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28军前指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杂琐碎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而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而且被胜利喜悦激励着的叶飞司令，竟以如下不切实际的理由说服了对这一决定有担心的韦国清政委的疑问：“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伯恩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是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富富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28军攻金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进攻金门的任务由我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6个团的兵力担任。

28军是1947年4月由原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发展起来的。

29军原是1945年11月由原新四军苏中地方武装建

立起来的第 7 纵队，1947 年初升为华东野战军第 11 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留在苏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28 军脱颖而出，以善守称著；29 军以前缺乏打大仗的锻炼，在进攻上海时，三野的首长有意将其布列于主攻方向，使其积累一些经验。总的说来，这两个军的官兵已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这两个军和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有两栖作战的训练，而且，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两栖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指战员们根本不了解潮汐、船舶等因素在两栖作战中的影响力。

国民党驻守金门岛的是第 22 兵团第 5 军和第 25 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第 201 师，拥有 8 个团 2 万人。其中，第 5 军原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不过，第 5 军的老部队已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现在的第 5 军是其残余及征招新兵而重新组建的，且在厦门战役中，其 166 师已基本被歼，剩下的第 5 军军部和第 200 师约 3

余人据守在小金门。第 25 军是一个屡战屡败的部队，早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即被歼于碾庄，后在福建重新建军，又在我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基本被重歼，残部逃到金门时仅缩编成一个团，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偏成 40、45 两个师，与原 25 军残部一起重新成立了 25 军。

刚刚从台湾调至金门的第 201 师是原青年军部队，是抗日战争末期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组织起来的，其待遇、装备均较其他部队优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嫡系。

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

3团第1营，该营于1949年初组建，其主要成员均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拥有重15吨，配置一门37毫米炮的美制M5A1坦克21辆，是反登陆作战强有力的力量。

战前分析，国民党在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各驻军17000和3000人，其中，新兵又占多数，只有201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防御能力并不强大，多是成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

28军前指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3个团约8000人的船只，这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部署命令的总攻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

10月18日下达了作战部署命令，其时，兵团包括叶飞司令员在内的不少领导到达厦门才4天时间，命令要求：以我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6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插小金门。这一命令所要求准备的船只实际上直到真正发起总攻时也未完成。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部队的船只，第28军前指作出了如下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1梯队登陆3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2梯队、第3梯队还可以再航渡3个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000人登陆。

这预想未料到这些新筹措的船只的船员大多是外地

人内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璉兵团 18 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 3 人。

国民党总部不仅命令胡璉兵团 18 军增援金门岛，而且还不断派兵增援，这一态势已为 10 兵团领导所觉察。当解放金门的计划上报到主管华东野战军作战事宜的粟裕副司令那里时，粟裕曾特别强调了如下三点：（1）以原敌 25 军 108 师 12000 人计算，只要增敌 1 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 6 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 6000 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然而，过于轻敌的 28 军领导和 10 兵团领导却轻率地认为，只要能在大规模增援之敌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小金门，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叶飞司令员在胡璉兵团已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璉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如有延误，金门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在未审核 28 军作战命令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仅凭 28 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 28 军于 24 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一场并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又缺乏渡海船只的两栖作战就这样在 24 日晚 7 时开始了。28 军第 1 梯队登船完毕后，军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传来不容变更的指示：决心不变！

24 日深夜潮涨之时，由 28 军 82 师 244 团、84 师 251 团和 29 军 85 师 253 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

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原计划中的 82 师指挥所因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已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 3 支登陆部队在 25 日凌晨 2 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 244 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 100 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 251 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 253 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我第一梯队登陆是较为顺利的，但除了右翼的 253 团 3 营巩固了团的登陆场外（后来的事实表明，253 团 3 营巩固的登陆场，为整个登陆部队后来坚持 3 昼夜的抗击创造了极为基本的条件），3 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在突破了敌第一道防线之后，于拂晓前攻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歧、埔头一带，之后，又乘胜向敌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一梯队登陆成功之前，28 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 3 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28 军副军长握着 3 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

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 2 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3 位参谋的叫喊声被巨大的枪炮声淹没了，只有等待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才能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可谁也没有想到，我军还未站稳滩头，大海就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当三位参谋发现退潮时，潮水已经退到 10 米开外。

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就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又遇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从古宁头返航的船队又莫名其妙地误驶入敌军舰潜伏区，后又被我军情报船误为国民党的增援船队，而后竟离奇地被我军布置在厦门湾、石码一线的远程炮群全部击沉。

25 日上午 6 时，萧锋副军长，85 师师长兼政委朱云兼政委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一片惨烈的景象留下了：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 11000 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援助。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

25 日凌晨 4 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

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敌 202 号扫雷舰、“南安”舰驶入古宁头西北岛沙水道，炮击我登陆部队，而“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等则开至大小金门之间，守护大金门的四侧后方。

蒋介石在派海军封锁海面的同时，于 25 日凌晨 4 点 30 分派胡璉兵团的 18 军 118 师、19 军 14 师、18 师 52 团和 11 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璉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 18 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 244 团团长刑永主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 25 日中午 12 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251 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 3 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的 253 团回合。

251 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厝的两个班的战士，苦战了整整 9 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 7 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 253 团会合。我三支登防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官兵滴水未进、粒米未入，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 25 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于夜幕才又赢得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 3 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告，第 244 团仅剩 700 多人，第 251 团剩下 1200 多人，第 253 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

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歼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19军军长刘云瀚于1980年1月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追述金门之战》的文章中写到：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的控制部队都投入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感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于匪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航渡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10兵团和28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10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搜罗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截运4个连的兵力。28军前指的领导认为，以如此少的兵力“添油”式的增援，于事无补，还不如派船去尽量多撤退一些人回来。可兵团领导这时仍求胜心切，认为还有挽回局面的一线希望，基于此，28军前指决定由已内定为82师副师长的第246团团长孙玉秀率该团2个连及85师的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后援，因而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

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4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